

唐宋八大家是指在唐朝和北宋两代八位著名的散文作家，他们分别是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和曾巩。

唐宋八大家文选

國學精華
讀本

日卯又字獨不依
翰歷寒城故唐世亂十步
楊經清人自年九月作自起

·國學精華讀本·

唐宋八大家文選

刘悦霄◎主编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国学精华读本/刘悦霄编著. —呼和浩特: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2006. 7

ISBN 7 - 204 - 08507 - 8

I. 国… II. 刘… III. 国学—通俗读物

IV. Z125 - 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61537 号

国学精华读本

刘悦霄主编

责任编辑 娜 拉

封面设计 骧 平

出版发行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新华东街祥泰大厦

印 刷 大厂聚鑫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32 开

印 张 298 印张

版 次 2006 年 8 月第一版

印 次 2006 年 8 月第一次印刷

印 数 1—5000

书 号 ISBN 7 - 204 - 08507 - 8/I · 1776

定 价 1152 元 (全 40 册) 本册定价: 28.80 元

前 言

我们伟大的祖国有五千年的文明史。五千年积累的文化中的精华,是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古典文学有着现代文学不可企及的优势,那就是它极高的文化含量。学习者不仅从中得到全面的知识素养,而且还在潜移默化中养成醇厚的道德人格。毫无疑问,文化经典往往是古代圣贤人的懿行嘉言。面对中国如此博大精深文化,中国人必定要花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学习和研究。

为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将中华古典文学珍品介绍给广大读者,我们精选版本,重新整理,博采众家之长,最终编纂成《国学精华读本》系列书籍。

中华古典文学涉及领域广泛,种类繁多,远非我们所能面面俱到地兼收并蓄,所以我们主要收集流传久远并有着广泛群众基础的作品,意在使优秀作品能为当代读者所接受理解。为此我们对作品重新选编、选译、选注。对其中疑难句段做重点注释,突出主题,把最为精华的部分展现给读者。相信《国学精华读本》系列会帮助读者加深对古典作品原著的理解,做到开卷有益。

本系列书的编排定位,以帮助我们达到精读为目的,同时充分考虑到读书兴趣及经济承受能力,对有些典籍的内容,进行了部分删减,从而既注重了古典文学作品的通俗性和普及性,又充分体现了轻松读书、娱乐读书的宗旨。

因我们水平有限,未能使案头工作更上一层楼,不免心存遗憾。但可以欣慰的是我们努力了,见到了成果。相信广大读者能和我们一样,畅游于古典文学珍品的海洋,博览群书,充分享受阅读的乐趣。

目 录

韩愈文集

原道	(1)
原毁	(7)
获麟解	(9)
杂说一	(10)
杂说四	(11)
师说	(11)
进学解	(13)
圯者王承福传	(16)
讳辩	(19)
争臣论	(21)

柳宗元文集

驳复仇议	(26)
桐叶封弟辩	(29)
箕子碑	(30)
捕蛇者说	(32)
种树郭橐驼传	(34)
梓人传	(36)
愚溪诗序	(40)
永州韦使君新堂记	(41)
钴鉤潭西小丘记	(43)

小石城山记	(45)
封建论	(46)

欧阳修文集

朋党论	(54)
纵囚论	(57)
释秘演诗集序	(58)
梅圣俞诗集序	(60)
送杨寘序	(62)
五代史伶官传序	(64)
五代史宦者传论	(65)
相州昼锦堂记	(67)
丰乐亭记	(69)
醉翁亭记	(71)
秋声赋	(73)

曾巩文集

寄欧阳舍人书	(76)
赠黎安二生序	(79)
唐论	(81)
列女传目录序	(84)
范贯之奏议集序	(87)
送刘希声序	(89)
上杜相公书	(90)

王安石文集

读《孟尝君传》	(95)
同学一首别子固	(96)

游褒禅山记	(97)
泰州海陵县主簿许君墓志铭	(99)
上时政疏	(101)
进戒疏	(103)
拟上殿札子	(104)
上五事札子	(108)
答手诏封还乞罢政事表札子	(110)
进字说表	(111)
郊宗议	(113)
谏官论	(114)
原教	(117)

苏洵文集

管仲论	(119)
辨奸论	(122)
心术	(124)
张益州画像记	(127)
史论上	(130)
史论下	(133)
谏论上	(136)
谏论下	(139)

苏轼文集

刑赏忠厚之至论	(142)
范增论	(144)
留侯论	(146)
贾谊论	(149)
晁错论	(151)

上梅直讲书	(154)
喜雨亭记	(156)
凌虚台记	(157)
超然台记	(159)
放鹤亭记	(161)
石钟山记	(163)

苏辙文集

六国论	(166)
上枢密韩太尉书	(168)
黄州快哉亭记	(170)
墨竹赋	(172)
黄楼赋并叙	(174)
新论上	(179)

韩愈文集

【作者简介】

韩愈(768~824),字退之,河内河阳(今河南孟县)人。贞元八年进士,迁监察御史,又贬为阳山令。后为博士、国子祭酒等学官。元和间,以辅佐裴度平蔡州,迁刑部侍郎。又因谏宪宗迎佛骨,贬为潮州刺史。后擢为京兆尹、兵部侍郎。他倡导古文运动,诗文均有特色。其古文成就卓著,位列“唐宋八大家”之首。作品收入《韩昌黎集》。

原 道

【原文】

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仁与义为定名,道与德为虚位。故道有君子小人,而德有凶有吉。老子之小仁义,非毁之也,其见者小也。坐井而观天,曰天小者,非天小也。彼以煦煦为仁,孑孑为义,其小之也则宜。其所谓道,道其所道,非吾所谓道也;其所谓德,德其所德,非吾所谓德也。凡吾所谓道德云者,合仁与义言之也,天下之公言也;老子之所谓道德云者,去仁与义言之也,一人之私言也。

周道衰,孔子没,火于秦,黄老于汉,佛于晋、魏、梁、隋之间,其言道德仁义者,不入于杨,则入于墨;不入于老,则入于佛。入于彼,必出于此。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入者附之,出者污之。噫!后桩人其欲闻仁义道德之说,孰从而听之!老者曰:孔子,吾师之弟子也;佛者曰:孔子,吾师之弟子也。为孔子者,习闻其说,乐其诞而自小也,亦曰:吾师亦尝师之云尔。不惟举之于其口,而又笔之于其书。噫!后之人虽欲闻仁义道德之说,其孰从而求之?

甚矣,人之好怪也!不求其端,不讯其末,惟怪之欲闻。古之为民者四,今之为民者六。古之教者处其一,今之教者处其三。农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贾之家一,而资

焉之家六，奈之何民不穷且盗也？

古之时，人之害多矣。有圣人者立，然后教之以相生养之道。为之君，为之师，驱其虫蛇禽兽，而处之中土。寒然后为之衣；饥然后为之食；木处而颠，土处而病也，然后为之宫室。为之工以赡其器用，为之贾以通其有无，为之医药以济其夭死，为之葬埋祭祀以长其恩爱，为之礼以次其先后，为之乐以宣其湮郁，为之政以率其怠倦，为之刑以锄其强梗。相欺也，为之符玺、斗斛、权衡以信之；相夺也，为之城郭、甲兵以守之。害至而为之备，患生而为之防。今其言曰：“圣人不死，大盗不止；剖斗折衡，而民不争。”呜呼，其亦不思而已矣！如古之无圣人，人之类灭久矣。何也？无羽毛鳞介以居寒热也，无爪牙以争食也。

是故：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则失其所以为君；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民不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则诛。今其法曰：必弃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养之道，以求其所谓清净寂灭者。呜呼！其亦幸而出于三代之后，不见黜于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也；其亦不幸而不出于三代之前，不见正于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也。

帝之与王，其号虽殊，其所以为圣一也。夏葛而冬裘，渴饮而饥食，其事殊，其所以为智一也。今其言曰：曷不为太古之无事？是亦责冬之裘者曰：曷不为葛之之易也？责饥之食者曰：曷不为饮之之易也？

传曰：“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然则古之所谓正心而诚意者，将以有为也。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国家，灭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孔子之作《春秋》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经》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诗》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惩。”今也，举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几何其不胥而为夷也？

夫所谓先王之教者何也？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其文，《诗》、《书》、《易》、

《春秋》。其法，礼、乐、刑、政。其民，士、农、工、贾。其位，君臣、父子、师友、宾主、昆弟、夫妇。其服，麻丝。其居，宫室。其食，粟米果蔬鱼肉。其为道易明，而其为教易行也。是故，以之为己，则顺而祥；以之为人，则爱而公；以之为心，则和而平；以之为天下国家，无所处而不当。是故，生则得其情，死则尽其常，郊焉而天神假，庙焉而人鬼飨。曰：斯道也，何道也？曰：斯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荀与扬也，择焉而不精，语焉而不详。由周公而上，上而为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下而为臣，故其说长。然则如之何而可也？曰：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鰥寡孤独废疾者有养也，其亦庶乎其可也。

【译文】

博爱叫做“仁”，恰当地去实现“仁”就是“义”，沿着“仁”、“义”之路前进便为“道”，使自己具备完美的修养，而不去依靠外界的力量就是“德”。“仁”与“义”，是有着确切含义的“定名”，“道”与“德”，是可做不同解释的“虚位”。因此，“道”便可分出“君子之道”与“小人之道”，而“德”也有所谓“吉德”和“凶德”。老子轻视“仁”、“义”，并非有意诋毁“仁”、“义”，而是因为他自己的见识短浅的缘故。这就好像坐井观天，而说天很小一样，其实并不是天小啊！他认为待人和顺就是“仁”，小恩小惠就是“义”，由于这种理解，他轻视“仁义”是必然的。他所说的“道”，阐明了他自己信奉遵循的原理，并不是我这里所指的“道”啊；他所说的“德”，推崇他自己认为是高尚的德行，也不是我这里所指的“德”啊。凡是我阐述的“道”“德”，都是与“仁”“义”一致的理论，是为天下所公认的大道理；老子所说的“道”“德”，是离开了“仁”“义”而讲的，是他一个人的偏见。

周朝的礼制衰败，孔子离开人世，儒家的经籍被秦始皇焚毁，道家的学说盛行于汉代，佛教又在晋、北魏、南朝及隋代流传开来。这期间那些讲“道”、“德”、“仁”、“义”的学者，不是流于杨朱的“为我”之说，就是归附墨翟的“兼爱”之论；不是采纳道家的宗旨，就是尊奉佛教的经义。信奉杨、墨、佛、老，必然背离儒家之道。信奉的

邪说成了主宰，离弃的正道则变为奴婢；信奉邪说必然要遵循它，而离弃正道则必然对它加以诋毁。唉！后代的学者要想知道“仁义道德”的学说，跟谁去学习呢！道家的信徒们说：孔子，是我们祖师老聃的学生；佛教的信徒们说：“孔子，是我们的祖师释迦牟尼的弟子。而研究孔子学说的儒生们，听惯了他们的宣传，乐于接受他们的荒诞无据的谣言而自轻自贱，也说什么我们的祖师曾经以老、佛为师之类的话，不仅口中这样说，而且还写在书里。唉！后代的学者要想知道“仁”、“义”、“道”、“德”的原理，能够向谁学习而加以探求呢？

人们喜爱奇谈怪论的风气是何等严重啊！既不研究它的本原，也不探讨它的演变，就是愿意听怪诞的言辞。古时候人民是分为士、农、工、商四类，现在又加上僧、道成了六类。古时候担负教化任务的“士”只居其一，而现今的“教育者”却占了三类。务农的有一家，而吃粮的就有六家；工匠一家，而使用器皿的就有六家；经商的一家，而花钱的就有六家；人民又怎么能够不贫困破产而沦为盗贼呢？

古时候，人民的祸患是非常多的。圣人出现了，教给他们互相依附、共同生存繁育的本领。做他们的君主，做他们的导师，带领他们驱逐毒虫、长蛇、怪禽、猛兽而使它们定居于中原。冷了教他们做衣服；饿了教他们种庄稼；看到他们住在树上常常跌伤，睡在野地容易生病，便指导他们盖起房屋。教他们做工，以使他们的器皿充足；教他们经商，使他们的财物能互通有无；教他们看病吃药，帮助他们不至于年轻而死亡；教他们葬埋死者、祭祀先人，使他们之间增长恩爱之情；给他们制定礼仪，使他们懂得贵贱老幼的次序；为他们创造音乐，来抒发他们郁积在心中的感情；对他们实行政治教化，加以督促引导，不使他们懒惰松懈；为他们确定刑法，以铲除他们之中的凶横顽固之徒。发生了欺骗行为，就用符契、印章、斗斛、权衡等物来使他们诚信；出现争夺现象，就设置城郭、军队来保护他们的生命财产。祸害来了使他们早做好准备，灾害发生带领他们进行预防。而现今道家却说：“圣人不死，盗贼便不会停止抢掠；劈了斗，折了秤，老百姓就不会互相争夺了。”唉！这不过是不动脑子罢了！假如古代没有圣人，人类早就灭亡已久了。

为什么呢？因为人类没有羽毛、鳞片、介壳来抵御寒冷和炎热，没有尖爪利牙来猎取食物啊。

故此，所以说君主是发布命令的；臣僚是将君主的命令传达贯彻到人民中去的；而民众，则是生产粮食、麻布、丝绸，制造器皿，流通财物，以此来为自己的君主长官服务的。君主如果不发布命令，就丧失了做为君主的资格；臣僚如果不将君主的命令传达贯彻到人民中，就怠忽了作为臣僚的职责；民众如果不生产粮食、麻布、丝绸，制造器皿，流通财货，来侍奉自己的君主长官，就要予以惩治。而现今佛教的法则却说：必须抛弃你们的君臣之份，除去你们的父子之情，禁绝互相依附、共同生存和发展的规则。以便追求所谓的清静闲谈，孤寂无欲的境界。唉！这些佛、道的信徒有幸生在夏、商、周三代之后，而不会遭到禹、汤、文王、武王、周公、孔子这些先圣的斥责贬黜；然而，他们没有生在三代之前也正是他们的不幸，使他们不能得到禹、汤、文王、武王、周公、孔子的教导和指正。

尧、舜称帝，三代称王，名称虽然不一样，但是在圣明这一点上却是一致的。夏天穿葛布，冬天穿皮裘，渴了要饮水，饿了就吃饭，行为方式虽然有别，但都是人类智慧的表现。现今他们却说：为什么不效法上古时期的清静无为？这就像责备冬天穿皮裘的人说：葛布衣服多么轻便，你为什么 not 穿呢？责备饿了吃饭的人说：饮水多么简易，你为什么不去喝水呢？

《礼记·大学》篇说：“古代想要在天下发扬昌明那贤明的德行教化的人，一定要先治理好自己的封国；要想治理自己的封国，一定要先整顿好自己的家族；想整顿自己的家族，必须加强自身的修养；想加强自身的修养，则须要先端正自己的思想；想端正自己的思想，就必定先确立诚挚而坚定的意念。”这就说明古代所说的端正思想、确定诚意，是要对国家、天下有所作为啊。而现在那种想陶冶心灵的人却置天下、国家于不顾，毁弃了伦理纲常，作为儿子而不孝敬父亲，作为臣僚而不忠于君主，作为庶民而不致力于自己的本业。孔子写《春秋》，凡国君采用异族的礼仪风俗的就把他们当作异族来记载，效法中国的礼仪风俗的就将他们看作中国的王侯。《论语·八佾》篇说：“异族虽有君主，也不如中国没有君主。”《诗经》中说：“北方的戎狄要抵御，南方的荆舒要打击。”而现在却

把异族的佛法，置于古代圣王的教导之上，这和让大家都做夷狄又有多少差别呢？

而所谓先王的教导是指什么呢？这就是所说的博爱叫做“仁”，恰当地去实行“仁”叫做“义”，沿着“仁义”之途前进便是“道”，使自己具备完美的修养，而不去依凭外界的力量就是“德”。先王的著作是《诗》、《书》、《易》、《春秋》。他们的方法是制礼、作乐、定刑、施政。他们治理的百姓分士、农、工、商。他们确立的地位次序是君臣、父子、师友、宾主、弟兄和夫妇。他们让人们穿的服装是麻布、丝绸。他们教人们建造的住处是官室、房舍。他们给人们吃的食物是粮食、果料、菜蔬和鱼肉。他们传布的道理容易明白，他们实施的教化便于通行。因此，自己遵奉先王之教，境遇便会顺利而吉祥。用以对待他人，就会博爱而无私。用以陶冶心灵，思想便会和穆而端正。用以治理天下，便没有一项措置而不得当。故而活着情满意足，死时得到善终，祭祀天神而天神降临，祭典祖庙而先人的魂灵也会乐于享用供品。若问：“这种‘道’，是什么‘道’呢？”答曰：“这就是我所说的‘道’，并非前面说的黄老和佛教所宣扬的‘道’啊！”尧将这种“道”传给了舜，舜以此传给禹，禹以此传给汤，汤以此传给文王、武王和周公，文王、武王和周公又传给了孔子，孔子传给孟轲，孟轲死后，就没再得到流传了。荀况和扬雄，有所择取然而并不精当，有所论述然而并不周祥。自周公以前，禹、汤、文、武身居上位而为君主，所以他们的政绩为人颂扬；自周公以后，孔子、孟轲处于下位而为臣民，所以他们主要以言论来传播先王之道了。既然如此，怎么去做才合适呢？答曰：不禁止佛道之说，儒家的主张便不便流传；不禁止佛道之说，先王之教便不便施行。让他们的信徒还俗为民，将他们的经籍著述全部焚毁，把他们的庵观寺院变为平民的住宅。昌明发扬先王之道做为治理天下的标准，使鳏寡孤独残废以及长年患病的人得到照料。这样做大约也就可以了！

煦煦，《观止》原注采用《韩昌黎集五百家注》之说，解为“小惠貌”（小聪明），这里用了高步瀛《唐宋文学举要》中的注释之意。子子，原注为“孤立貌”，按，子子，也可做琐细微小讲，《释名·释兵》曰：“狭而短者曰子。”这里取其意，译为小恩小惠。

原 毀

【原文】

古之君子，其责己也重以周，其待人也轻以约。重以周，故不怠；轻以约，故人乐为善。闻古之人有舜者，其为人也，仁义人也；求其所以为舜者，责于己曰：“彼，人民；予，人也。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早夜以思，去其不如舜者，就其如舜者。闻古之人有周公者，其为人也，多才与艺人也；求其所以为周公者，责于己曰：“彼，人也；予，人也。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早夜以思，去其不如周公者，就其如周公者。舜，大圣人也，后世无及焉；周公，大圣人也，后世无及焉；是人也，乃曰：“不如舜，不如周公，吾之病也。”是不亦责于身者重以周乎！其于人也，曰：“彼人也，能有是，是足为良人矣；能善是，是足为艺人矣。”取其一不责其二，即其新不究其旧，恐恐然惟惧其人之不得为善之利。一善，易修也，一艺，易能也，其于人也，乃曰：“能有是，是亦足矣。”曰：“能善是，是亦足矣。”不亦待于人者轻以约乎！

今之君子则不然，其责人也详，其待己也廉。详，故人难于为善；廉，故自取也少。己未有善，曰：“我善是，是亦足矣。”己未有能，曰：“我能是，是亦足矣。”外以欺于人，内以欺于心，未少有得而止矣，不亦待其身者已廉乎！其于人也，曰：“彼虽能是，其人不足称也；彼虽善是，其用不足称也。”举其一不计其十，究其旧不图其新，恐恐然惟惧其人之有闻也。是不亦责于人者已详乎！夫是之谓不以众人待其身，而以圣人望于人，吾未见其尊己也！

虽然，为是者有本有原，怠与忌之谓也。怠者不能修，而忌者畏人修。吾尝试之矣，尝试语于众曰：“某良士，某良士。”其应者，必其人之与也；不然，则其所疏远，不与同其利者也；不然，则其畏也。不若是，强者必怒于言，懦者必怒于色矣。又尝语于众曰：“某非良士，某非良士。”其不应者，必其人之与也；不然，则其所疏远，不与同其利者也；不然，则其畏也。不若是，强者必悦于言，懦者必悦于色矣。是故事修而谤兴，德高而毁来。呜呼！士之处此世，而望名誉之光，道德之行，难矣！

将有作于上者，得吾说而存之，其国家可几而理欤！

【译文】

古时候有地位的人，他们自己的要求是严格而全面的，他们对别人的要求是宽容而简单的。严格而全面，所以自己就不会懈怠；宽容而简易，因此人们也就乐于做好事，求上进。听说古人中有一位叫舜的，他的为人，是一位仁义的人；便探求舜之所以成为舜的道理，勉力自己说：“他，是个人；我，也是个人。他能这样，我就不能这样？”日夜加以揣摩，克服自己那些不如舜的缺点，发扬那些与舜相同的长处。听到古人中有一位叫周公的，他的为人，是一位多才多艺的人，便探求周公之所以成为周公的原因，勉力自己说：“他，是个人；我，也是个人。他能这样，我就不能这样？”日夜加以揣摩，克服自己那些不如周公的缺点，发扬那些和周公相同的长处。舜是一位大圣人，后代没有能赶上他的；周公是一位大圣人，后代没有能赶上他的；而这个人就说：“比不上舜，比不上周公，这正是我的弊病啊！”这不正是要求自己严格而全面吗！他对于别人，却说：“那个人，能有这样的品德，这就足以称得上贤良的人了；能擅长这样的技艺，这就足以称得上有才能的人了。”取其一个方面的长处，而不苛求其他方面的短处，赞扬别人现在的优点和成绩，而不去追究别人过去的缺点和失误，诚惶诚恐地担心别人不能得到做好事理应得到的赞扬和利益。一种好品德是容易养成的，一种技艺是容易娴熟的，古代君子对于他人，则说：“能有这样的品德，这也就够了。”说：“能有这样的本领，也就够了。”这不正是对他人的要求宽容而简易吗！

现今的有地位的人却截然不同了。他们对待别人是求全责备的，对自己的要求却很低。求全责备，故而使人们感到做好事，求上进很难；对自己要求很低，故而自己得益就少。自己没有什么长处，却说：“我在这方面很好，也就足够了。”自己没有什么技能，却说：“我有这种本领，也就足够了。”对外以此来欺骗别人，对内以此来蒙蔽自己，还没有取得一点收获便止步不前了，这不正是对自己的要求太低吗！而对于别人，却说：“他虽然能做到这一点，但其为人是不足挂齿的；他虽然擅长这种技艺，但用处却是不值得称道的。”举出人家的一项缺点，而不去考虑人家的十种长处；一味追究

人家的过去，而不考虑人家现在的进步。惶惶然唯恐他人获得好的声望，这不正是对别人苛求得太周全了吗？这就叫做不以一般人的标准来要求自己，而以圣人的标准来期待别人，我看不出他对自己的尊重啊！

虽然如此，这样做的人是有其原因的，原因就是懒惰和嫉妒啊。由于懒惰，使自己不能刻苦地进行品德修养，而嫉妒又使他害怕别人得到很好的修养。我曾经做过试验。曾试着对人们说：“某人是位贤明之士，某人是位贤明之士。”那些赞同附合的一定是这个人的好朋友；要不然，就是和他关系非常疏远没有共同的利害的人；再不然，就是畏惧他的人。如果不是这样，那么有势力的人就会愤怒地用言辞加以反驳，软弱的人也会表现出生气的样子。又曾经试着对大家说：“某人不是位贤明之士，某人不是位贤明之士。”那些不赞同附合的，一定是这个人的好朋友；要不然，就是和他关系非常疏远没有共同利害的人；再不然，就是畏惧他的人。如果不是这样，有势力的人便会用言辞说出自己的喜悦，软弱的人也会流露出高兴的神情。正是因为这样，事业有了成绩，诽谤便兴起了，道德高尚了，诋毁也就随之而来了。唉，士人处在这种环境中，而要期望自己有个好的名誉，自己的道德能够施行，太难了！

身在高位而将要有所作为的人，听到我的议论而能够予以思考和采纳，国家大概也就可以得到治理了吧！

获麟解

【原文】

麟之为灵昭昭也。咏于《诗》，书于《春秋》，杂出于传记百家之书，虽妇人小子皆知其为祥也。然麟之为物，不畜于家，不恒有于天下。其为形也不类，非若马、牛、犬、豕、豺狼、麋鹿然。然则虽有麟，不可知其为麟也。角者吾知其为牛，鬣者吾知其为马，犬豕豺狼麋鹿，吾知其为犬豕豺狼麋鹿，惟麟也不可。不可知，则其谓之不祥也亦宜。虽然，麟之出，必有圣人在乎位，麟为圣人出也。圣人者，必知麟。麟之果不为不祥也。又曰：麟之所以为麟者，以德不以形。若麟之出，不待圣人，则谓之不祥也亦宜。